



中国历代才女传记丛书

杜芳琴 / 著

痛菊奈何霜



双

卿

传

丝丝脆柳

袅破淡烟依旧。

向落日秋山影里

还喜花枝未瘦。

苦雨重阳挨过了

亏耐到小春时候。

如今夜

蘸微霜

蝶去自垂首。



中国历代才女传记丛书

痛菊奈何霜

杜芳琴 / 著

双

卿

传

花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痛菊奈何霜：双卿传/杜芳琴著. —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9

(中国历代才女传记丛书)

ISBN 7-80611-832-2

I. 痛… II. 杜… III. 传记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50843 号

中国历代才女传记丛书

痛菊奈何霜

——双卿 传

杜芳琴 著

责任编辑：刘红哲

装帧设计：李文侠

美术编辑：李文侠

责任校对：刘红哲

出版发行：花山文艺出版社(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 8 号)

邮政编码：050071

网址：<http://www.hspul.com>

E-mail: hswycbs@public.sj.he.cn

Tel: 0311-7042501 转

印 刷：石家庄北方印刷厂(石岗大街柏林路 7 号)

经 销：新华书店

850×1168 毫米 1/32 8.875 印张 220 千字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定价：15.00 元

ISBN7-80611-832-2/I·749

才子“凝视”下的才女写作

——重新解读《西青散记》中的才子才女关系（代序）

七年前，我曾经写了一本《贺双卿集》（中州古籍出版社，郑州，1993），今年《痛菊奈何霜——双卿传》将由花山文艺出版社付印。经过多年对双卿记载及其交游者的男性文人的文献——史震林的《西青散记》、《华阳散稿》和其他相关人的著作的研读，特别是于1997年10月30日—11月5日同Paul Ropp教授和张宏生教授在金坛、丹阳等地的考察，更坚定了我对双卿其人其事的真实存在的看法。当地耳闻目睹的山川地势、人文环境、社会风俗，非常贴近《散记》和《散稿》中的记载，如“重文”的传统和随处可见的女诗人，其中还有古典诗词的写作几乎可混同于唐宋大家，这在他处很少遇到。另外，民间扶乩求仙的风气依然浓厚，如“官亡婆”为死者招灵与家人会面等，在《散稿》中的《颠媛》与今人的叙述几乎无别……以上考察见闻都记录在《绡山故事的旧地寻访和文本重读》一文中。

至今学界对双卿和史震林及其友人之间的才子—佳人（才女）关系的探究还没有结束。这一故事内涵是如此丰富，争议又如此之大，笔者认为实在有必要重新解读文本，揭示18世纪前期江南一带底层文化人性别关系的复杂态势——才子凝视

(gaze)下的才女写作(声音)如何在有限的抵抗(resistance)中共谋并复制着父权文化(patriarchy),从而破除了沿袭已久的、浪漫的才子—佳人(才女)的想象和神话;顺便也为这本关于双卿的传记做一个导读。这本《双卿传》绝不是目前流行的那种以女人话题为卖点的商业书,也不是轻松浪漫的关于才子佳人故事的消遣书;而是一次冒险的尝试——从女性主义视角审视往昔男性文人“再表现”(representation)的文本,进行重新解读诠释甚至重写,企图使往昔的历史为今天的男女重新反思不合理的性别制度文化、建立新的性别文化提供镜鉴。

一、并非虚构的文本：有关双卿和史震林及其友人交游活动的编年史

这是文章立论的基础,我在《贺双卿集》中力主双卿的真实性,关于这方面争论颇大。由于历代妇女尤其农村妇女写作并跻身才女的事例太少,所以从史震林的时代就有人怀疑:“田家女能识字且通文?通文且悉工?”(《散记》卷四)近代,自从胡适在《贺双卿集》中认定《西青散记》是满篇鬼话以来,人们更倾向于怀疑双卿的真实性。我在《贺双卿集》中用的“内证”的方法,以双卿的诗词为文人所不及,不是作假所能为做论据;这里,在细读文本的基础上,考证并胪列有关文本中关于双卿和史震林及其友人相关的材料,从所记人物活动的时间、地点、事件的统一性和连贯性见其真实性。

与史震林、双卿有关的记载一览表

时 间	地 点	所与交游(往)者及活动主要内容
雍正元年	洮湖北	史震林读书、观人扶乩,始识清华君,赠史震林“弄月仙郎”号。

(《散记》卷一)

- | | | |
|--------|--------|---------------------------------------|
| 雍正二年 | 兰陵 | 史震林与赵闾叔交并读书，始识白罗天女并得《白罗诗》九首唱和诗。(卷一) |
| 雍正三—四年 | 兰陵 | 读书。(卷一) |
| 雍正五年 | 茅山 | 七月十五日史震林始识碧夜仙娥。(卷一) |
| 雍正六年 | 孟河—甘露庵 | 史震林结识孟河文士郑痴庵、巢讷斋、恽宁溪和僧彻公。(卷一) |
| 雍正七—八年 | 栖霞山—维扬 | 史震林与曹震亭父子游。八年年底，史震林送曹震亭会试分别于扬州。(卷一) |
| 雍正九年 | 瓜渚 | 年底史震林回原籍耕读。(卷一) |
| 雍正十年 | 绡山里 | 应修园先生邀史震林陪梦觐兄弟读书，七月乡试，史震林与梦觐皆落第。(卷一) |
| | | 秋，双卿嫁绡山里周家。(卷二) |
| 雍正十一年 | | |
| 一月—三月 | 绡山里 | 史震林继续留在澹香堂与梦觐兄弟读书扶乩问仙，并与之唱和。(卷一) |
| 四月 | 绡山里 | 史震林、段玉函与梦觐兄弟于月初见双卿，双卿始作诗词并与段玉函赠答。(卷二) |
| 五月 | 绡山里 | 史震林、梦觐赋《咏蛙》并令双卿作和，张石邻来绡山画《种瓜图》， |

- 梦觐令双卿题词过程中的周折。
(卷二)
- 八月 绡山里 中秋，段玉函引赵闾叔来绡山，闾叔对双卿的倾倒痴迷。八月末，史震林、段玉函与赵闾叔离绡山返乡。(卷二)
- 九月 绡山里 月初，史震林返绡山。双卿患疟疾抱病收稻。张石邻第二次来为双卿写真，图成，双卿却题。月末，双卿作《孤雁》、《咏疟》词。(卷二)
- 十月 绡山—孟河 月初，史震林赴孟河，宣扬双卿，孟河文士倾倒；二十日史震林返绡山。双卿和梦觐、宁溪诗。双卿受虐遭暴力，赋《残灯》与《和白罗诗》。(卷三)
- 十一月 绡山里 中旬，修园先生父子迎接王月虬、恽宁溪、巢讷斋来绡山，三人题试双卿；月底，段玉函来绡山。(卷三)
- 十二月 绡山里 史震林记录段玉函和双卿的一段感情纠葛。双卿谏史震林勿焚《散记》。史震林与段玉函于中旬离开绡山返故里。(卷三)
- 雍正十二年**
- 一月 瓜渚 史震林与家人过年。(卷三)
- 二月 琴溪 史震林与赵闾叔游琴溪，访拙园，

- 三月 金坛—绡山 归瓜渚。(卷三)
月初史震林到金坛，中旬与王月虬、赵闾叔等重返绡山。闾叔因同情双卿由“仙郎一字”引出一场误会。(卷三)
- 四月 金坛 月初，史震林与申志纶定交，并谈论读《散记》中双卿诗词的感喟。(卷三)
拙园 中旬史震林与段玉函同访拙园主人张道存。月底史震林返瓜渚。(卷三)
- 五月 瓜渚—孟河 中旬史震林离家经金坛到孟河，游学天荒书院。(卷四)
- 六月—八月 孟河—甘露庵 六月中旬，洪水。六月底至八月底史震林到甘露庵与荆振翔议论双卿诗词，在此期间史震林又到荆振翔房东农民张天申家拜访，张天申叫女儿们效法双卿。荆振翔七月再赴绡山索双卿《秋荷诗》。史震林患痢疾，八月底回瓜渚养病。(卷四)
- 九月—十一月 瓜渚—绡山 梦觐接史震林到绡山耦耕书院养病。双卿吟七律九首（秋吟）慰史震林，史即抄寄给曹震亨。(卷四)
- 十二月 瓜渚—毗陵 史震林回家乡养病，痢疾愈。月底赵闾叔接史震林去毗陵过年。(卷四)

雍正十三年

- | | | |
|--------|-------|--|
| 一月 | 毗陵 | 史震林与赵闾叔游。(卷四) |
| 二月 | 金坛 | 史震林与王月虬、张梦觐等在澹园会,并得双卿《梅花》、《饷耕》词。(卷四) |
| 三月—四月 | 毗陵 | 史震林与赵闾叔在毗陵游,毗陵女子争索双卿诗词。(卷四) |
| 闰四月 | 孟河 | 史震林在恽宁溪学馆,与宁溪、讷斋游。(卷四) |
| 五月—六月 | 瓜渚 | 史震林与家人团聚并务农事。(卷四) |
| 七月 | 绡山—金陵 | 史震林受修园先生之请往绡山,并与梦觐同赴金陵乡试。(卷四) |
| 八月—十二月 | 瓜渚 | 史震林务农。中举。十二月底公车赴京会试,途中遇曹震亨;曹出示和双卿《秋吟》九律。(卷四) |

乾隆元年 京师 史震林、曹震亨京师备考并结识吴震生与游,谈论双卿及其他“薄命佳人”。(卷四)

乾隆二年 京师 五月会试,史震林与于敏中中等进士。(《清史稿·高宗纪》)史震林与吴震生等商议印行《西青散记》事,吴震生、曹震亨分别写序、跋。冬,史震林从京师返瓜

乾隆三年

瓜渚

渚路过广陵见吴震生。（《华阳散稿》之《记与可村书》）史震林回瓜渚，编《散记》瓜渚草堂本，并写自序。

史震林居家。

乾隆四年

瓜渚—扬州

史震林居家。冬，渡江赴扬州印《西青散记》（400本），红楼绿窗争索赠者半。与曹震亭相约会于扬州。十一月，与曹震亭同访吴震生于平山堂，不遇；与曹震亭寄食“四宜园”。十二月，史震林写信给吴震生。（《华阳散稿》之《记可村》、《与玉勾词客书》等）

乾隆五年

金坛—苏州

春，史震林与赵阁叔、张梦觐等游茅山，返谪山，闻曹震亭爱子曹绣君夭。史震林又同阁叔、梦觐、荆振翔游画山，拜孝女孙晓霞，录其诗章。众人感叹双卿与宜晚园“二娟”。（《散稿》之《记可村》、《与玉勾词客书》等）

秋，史震林在瓜渚。曾写信给吴震生，言分别三年事。（《散稿》之《与玉勾词客书》）八月，段玉函去世。曹震亭给史震林信中说老母去世。（《散稿》之《慰曹震亭书》，又曹震亭之《香雪文抄》卷七《致金沙史悟冈大兄书》）

乾隆六年 金坛—瓜渚

冬，吴震生探望史震林于瓜渚，未留宿，肩舆回扬州。（《散稿》之《记可村》，又《慰曹震亭书》）

春，史震林与张梦觐等登茅山。（《散稿》之《记可村》）史震林写《慰曹震亭书》，并劝曹震亭来金坛到绡山凭吊双卿。（《散稿》之《慰曹震亭书》）

金坛

九月，史震林与王月虬游。

瓜渚—金坛

十月中旬，史震林访吴震生于锡山旅店。（《散稿》之《记芝房夜话》）史震林访琴溪会荆振翔于东湾，荆振翔为史震林鼓琴于悟月楼。（《散稿》之《记琴溪逸事》，又《记形家》）

孟河—扬州

十一月，荆振翔送史震林至孟河之天荒书院段玉函读书处凭吊。时郑痴庵游京师未返。史震林又北渡扬州，访恽宁溪、巢讷斋于扬州海陵官舍。（《散稿》之《记天荒》，又《记补山》）

.....

以上编年式的人物关系和活动的记录不是任何一种虚构的文字能够替代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的逻辑性、连续性如此分明，而其中的人物还留下文字记载，不是虚构作假所能解释得了的。上面的年表能够为下面的分析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当

然，认为是虚构文本的分析将是另一种情形。)

二、才子的“欲望投射”：“佳人期待”

史震林和他的朋友们是一群特定时期(18世纪)、特定地区(江南一带)和特定阶层(中下层文人)的处于边缘地位的文士，自命为才子而又怀才不遇。他们的思想混杂了儒、释、道、民间信仰、巫术风角等各种成分；他们不同于正统道学的“儒士”，因为他们反抗理学对心性的束缚；也与反叛如李贽等思想者有区别——他们的行为和价值观并不打算背离男权中心文化赋予他们的诸种优越地位和利益。比如在两性的伦理和道德方面，既信奉表彰节妇烈女，又奉行家有贤妻，仍坚持在现实世界和文学天地中苦苦寻觅“佳人”的双重道德。一部《西青散记》就是这种才子寻觅—发现—交往—记载佳人的欲望心结以及才子佳人“互动”的历程。

(一)“佳人”的标准与才子的欲望

史震林的好友吴震生在《西青散记》序中，明确地将佳人的标准——严格地说是“绝代佳人”的标准界定为“色期艳”、“才期慧”、“情期幽”、“德期贞”这四项原则，正是为了规避那些陋色、俗才、薄情、秽德的芸芸众生的女人——那是才子们视为鳞介爬虫同类的无价值之物。

这四条标准怎样建构起来并成为才子的追寻期待？它们又反映了才子文士的一种什么欲望呢？

1. 色

尽管告子说过“食色，性也”，但作为社会化了的人，由于时代、阶级、性别等差异，对美色也有不同的选择与判断：像焦大不爱林黛玉，是阶级的差异；“好好色”是权贵男性的特权，

“以色事人”是对女子的要求，是阶级和性别的双重等级；而“色”专指美色，且多指女色，这是性别文化等级的体现。

在中国，“色”的文化意义在男性操作的历史和文化记述与表现中，既充满了矛盾，又变化纷纭——将女色对象化的“好好色”既是“人（男人）之大欲”，又对不能自持的男性欲望的“沉湎女色”怀有恐惧：既因猎艳好色求之不得充满了焦虑，又不时警戒自己“定情”“防闲”。康正果已从诗词歌赋的两种传统——风骚与艳情的追溯中指出，风骚体的叙写“美人”多是一种隐喻——圣主、贤君、善士或自比品格抱负的高尚（如屈原）；而在艳情类的作品中，以“宫体”、“花间”为代表的文人作品和民间的情歌，都直接描摹女性（美人）的姿色、神态、服饰以满足观感（宋玉、张衡、曹植、陶渊明、齐梁宫体和花间作家）。^①除了文字外，直接目观的以歌舞娱神的女巫表演而自娱的“美色消费”，源于宫体而盛于民间，从“九歌”、《招魂》的摹写到《西青散记》所载扶乩降仙与仙女交往，就是这一传统的延续。

关于“美人”话语和美人标准化生产制造出来的如高唐神女、洛神宓妃、西施、红线……深远地影响着一代代文人，成为他们欲念和审美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性的符号在诗歌中常用“鱼”、“花”来借喻一样。^②史震林在《西青散记》中写道：

眼中无剑仙，意中须有《红线传》；眼中无美女，意中须有《洛神赋》（卷二，37页）

当现实的人间佳人寻而不得，除了用扶乩与“天上之佳人”

① 康正果《风骚与艳情》（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② 闻一多《神话与诗》（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年）。

交接外，下层的才子们还能通过文字、语码在意念中满足“色淫”，但最终的追求还是现实生活中的“色艳”的佳人。

2. 才

自从妇女从“公事”退居家室私务，“才”（智）一直是遭压抑的。“哲夫成城，哲妇倾城。”^①“女德，不必才明绝异也；……女功，不必工巧过人也。”^②明清时期流传“男子有德便是才，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谚语。再从正史《列女传》才慧女子随时代呈递减态势说明越是到后期越贬低妇女的才。对女子才智技艺的贬低，除了认为对家国无益反而有害的观念起作用外，也与后来认为才艺是青楼女子的专长有关。

明末兴起的反理学的思潮，在张扬男性的“童心”、“性灵”的同时，重新定义女性的“才”，如才女叶小鸾的父亲叶绍袁在他的《午梦堂全集·序》中说：“丈夫有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而妇人亦有三焉：德也才也与色也。……”他还认为具有“清才”的女子有一种脱俗的气质风韵；在家庭生活中，“才”可以“达情”，成为与夫君沟通的高雅的方式，家族也才女为荣，争相出版才女的诗集。到了清代，才女的道德标准压倒明代才女“风流”的传统，但“才慧”——能诗工文，成了才女佳人的重要条件。

3. 情

“才”与“情”是联系在一起的，情能生才，才能达情。正统的儒家对男女之情是主张防闲克制的，理学家进一步提出“存天理，灭人欲”，认为情欲尤其是男女之情欲一旦失控，泛滥的情欲就会冲决礼教的堤防。明代的思想启蒙者力图摆脱“理”对

① 《诗经·大雅·瞻仰》。

② 班昭《女戒》（《后汉书·列女传》）。

“情”的扼杀，极力提升“情”的价值，像汤显祖的《牡丹亭》使主人公为情而死，又为情而生。这样的剧情与文本在文士中有广泛的影响。《散记》记载吴震生夫妇等多次撰文评论《牡丹亭》，吴震生还提出“轻富贵重清才”的主张，认为“才之可爱，甚于富贵；由情之相感，欢在神魂。”（《散记》卷四页48）从人间的夫妻，到人（才子）仙（天上之佳人）交会，都需要以才传情，以情相感，由感而欢地获得精神幸福的过程。吴震生和夫人程琼、荆六娘和丈夫虞拊石……就是这种由“才—情—感”相维系的新型夫妻关系。

在另一方面，才子们如儒家正统规定，同样把“情”与“欲”加以区分，段玉函提出“有情无欲”的命题，认为“情是生机，欲是死机”，“情者，心之生机，而生气之所运也；若夫男女之欲，流而不止，损身败度，奚望于仙？”（卷一，页42）

关于情的产生，按照曹震亭的说法，“才”“情”皆源于“心”，每个人都具备这种“缠绵曲折之心”，而重要的在于保住这颗心，像日月那样“常中不昃，常盈不亏”；能够“用其心之至灵者以为才”，“用其心之至深者以为情”。（卷三，页75—76）这种缠绵曲折、幽深微妙的“情”（幽情）是针对人间的“薄情”而提出的，也是当时知识界承受压力和人性觉醒而产生的心理上的需要。段玉函（号“怀芳子”）以“情痴”自命，赵闾叔称自己有“怜才癖”；因而才子们特别需要“痴”、“怜”的对象；双卿那样“世上难吐只幽情”的才女佳人，正是这批文士寻求渴慕的目标。

4. 德

历代正统主流文化对妇女“德”的要求，只有程度和范围的变化，而没有质的不同。周代提出妻子对丈夫的德是“恒”，即恒久专一；对长辈是“孝”。为了实现这两项道德伦理目标，对

妇女做出种种要求规范，如柔顺、服从、缄默、奉献……班昭的《女戒》和历代的女教书不厌其烦地演绎补充这些准则，男女也都习惯并认同这些规范准则。与色、才、慧的标准所不同，贞孝之德成为男性中心世界的共识（官方、知识阶层——道学家与文士、民众，包括女性也予以认同），几乎很少有人对苛求女德的片面与偏狭提出异议，只是到了明清才有几个启蒙者如李贽、戴震等对片面贞操和“以理杀人”提出质疑。于是令人费解的悖论出现了：认同美色、慧才、幽情作为佳人标准的才子，也同样认同鼓吹主流女德标准，因而《散记》中的才子们赞赏崇拜的是“秉华容，具慧才，”的佳人，又是“曲尽妇道，不忍薄其夫”的孝妇贤妻。（《散记》卷二，页74）

（二）“佳人期待”：焦虑与纾解

才子们对佳人设定色艳、才慧、情幽、德贞四条标准从而悼红悲艳、怜香惜玉，正是他们欲望投射、人生焦虑及其寻求纾解的反映。

1. 才子的佳人期待与焦虑

史震林及其友人将自己建构的标准化的佳人作为渴慕的对象，除了上述文化遗产的因素外，又与他们自身的现实处境的边缘化与文化上的优越感密切相关。史震林自谓：

余憔悴人间，独于名利誉闻外，乃得数寂寞人，择冷寺废院无人处，看寂寞花，听寂寞鸟。性善感慨，喜人道悲苦……（卷一，页9）

至于“玉函贫，闺叔病”，张石邻的落拓潦倒，朱西野的家道中落，曹震亭、张梦珥等读书人苦读寒窗屡试不中的失望……形成这批边缘的乡间知识分子的共同心态：通过科举奋进而前途渺

茫，读书又不能自甘寂寞，引退稼穡又不忍舍弃斯文，漫游会友到头来挚友不过二三人……正如曹震亭给史震林的信中说：

弄月仙郎……穷愁潦倒，而知心折者，独一香雪愁人（按：曹震亭自号）与玉勾词客；其余有力显赫之士，熟视无睹，此其故不可解耳。……^①

这些都是在男性主流社会中激烈竞争产生的焦虑。而在另外一个场合——乡间社众，相对于目不识丁的农民而言，他们在知识上的优势足可以傲视像双卿丈夫那样的贫苦大众；同时，他们还依靠知识与写作获得一种乡间发言的“话语权”，像人们争相请史震林将自己和亲友写入《散记》，纷纷举荐当地的节烈苦孝妇女，史震林也因而在当地名声大震，得到乡间的特别尊重。

在性别关系上，乡间才子们享用着诸多文化带来的优越特权，像史震林长期漂泊漫游甚至连春节都不回家，全靠家中贤妻宗鹤娘养老奉亲，生儿育女，支撑门户。穷愁潦倒的段玉函，他的妻子张琼娘不但担负起养育全家的重担，身为有才华的女诗人，还鼓励丈夫在外以诗会友；段玉函以“情痴”自名刻以印章，妻子丝毫不责怪，所以他才大胆地挑达双卿还视为多情。

一边是主流社会与激烈竞争形成的落寞与焦虑，一边是身为乡间文士阶层的优越感和男性性别角色的特权，“受挫”和“优越”的相互作用产生的欲望，投射到温柔美丽、悲苦多才更边缘落寞的天上人间佳人身上，渴望与他们“两美其合”，惺惺相惜，慰藉灵魂。他们甚至认为，上天造设佳人正是为满足慰藉才子而

① 曹震亭《香雪文钞》卷七《致金沙史梧冈大兄书》。